

夏弘宁 著

夏丏尊传

金炳华

中年陶写無竺竹澤
畔行吟有美人搜得
漫天風絮去貯將心裡
作穠春 長沙小詩之一
伯祥先生正 夏丏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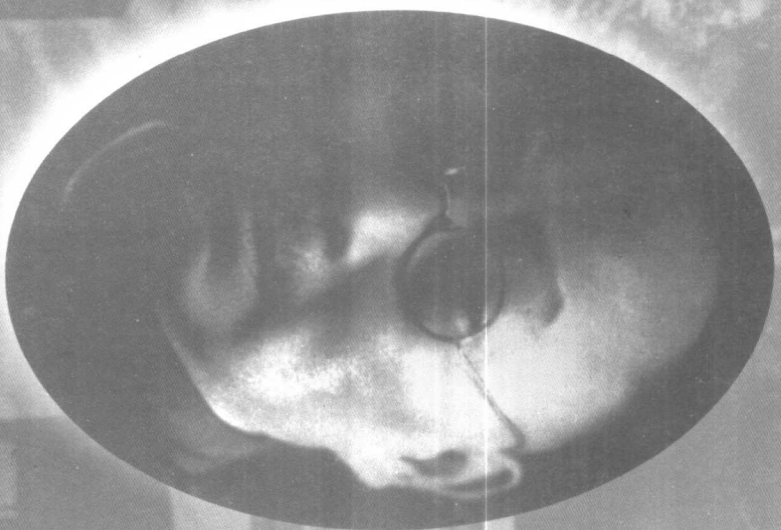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夏西尊传

夏西尊



中年闲写无丝竹
 时行吟有美人搜得
 漫天风絮去贮将心
 作穠春长沙小诗二
 伯祥先生正 夏西尊



中国书画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丏尊传/夏弘宁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
ISBN 7-5006-3766-7

I. 夏… II. 夏… III. 夏丏尊 (1886~1946) -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295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2303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北京市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9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4.5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夏丏尊传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中年倘寫無絲竹
澤畔行吟有美人
搜得漫天風絮去
貯將心裡作穠春

伯祥先生正 夏丐尊



夏丐尊傳

目

录

- 1 / 代序 叶圣陶
- 5 / 欲造平淡难（代序） 柯 灵
- 8 / 夏丏尊先生年表 欧阳文彬
- 22 / 中学时代
- 27 / 东渡留学
- 32 / 浙江两级师范“木瓜之役”
- 39 / 助缘弘一法师出家
- 46 / 舍监义感学生
- 49 / 一师风潮中的“四大金刚”
- 65 / 执教湖南第一师范
- 71 / 参与编写《新时代丛书》
- 75 / 白马湖畔崭新的春晖中学
- 92 / 心爱的“平屋”
- 102 / 翻译《爱的教育》
- 107 / 热爱和忠诚教育事业
- 114 / 充满白马湖风情的散文
- 120 / 前江的新娘子
- 123 / 协助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
- 131 / 开明书店的创立
- 136 / 开明书店的“开明风”
- 142 / 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创刊
- 148 / 编辑出版大量优秀读物

夏

丐

尊

传

- 162 / 暨南、复旦大学任教
166 / 与丰子恺论画风的信
171 / 为弘一法师共建晚晴山房
175 / 同情妇女命运、重视妇女权益
179 / 六十多年前《新年的梦想》
184 / 筹组中国文艺家协会
191 / 关心民族命运 力主抗日救亡
198 / 南屏女中浓郁的师生情谊
203 / 夏、叶两先生结为儿女亲家
207 / 《护生画集》的因缘际会
212 / 与弘一法师在上海的几次会见
216 / 弘一法师赠印寄深情
219 / 悲欢磨得人偕老
226 / 在贫病中预留遗嘱
232 / 翻译《南传大藏经》
234 / 弘一法师遗书诀别
238 / 遭日寇逮捕 坚贞不屈
243 / 为内山完造夫妇撰写墓志铭
247 / 筹组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
252 / 令人失望的“胜利”
256 / 在悲愤中告别人间
269 / 《新华日报》社论《悼夏丐尊先生》

272 / 百年诞辰纪念

277 / 未了的怀念

283 / 后记

代序

叶圣陶

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《夏丏尊文集》，要我写几句话。丏翁是我的畏友，我的同事，后来又成了亲家，可以说的很多。从哪里说起呢？就从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说起吧。

丏翁逝世已经 36 年，那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——一九四六年。他逝世的前一天——4 月 22 日，我去探望他。他朝北墙侧身躺着，不断地呻吟。过了一小时光景，他作手势表示要坐起来。龙文把他扶起来，他摇摇晃晃地坐了一会儿又躺下了，出了一身汗。过了一会儿又要坐起来，大家劝阻也不听，坐了起来仍旧摇摇晃晃，又示意要横着睡。龙文把枕头靠北墙放好，他躺下了。将近 11 点钟，我要走了，朝他说“明天再来”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吃力地说：“胜利！到底啥人胜利——无从说起！”他舌头有点儿木讷，声音还听得清楚，凄苦的眼神透出他那永恒的悲悯。我心里难受，说不出话来回答他。23 日午后再去看他，他眼睛不再睁开，只剩抽气了。晚上 9 时 45 分，他噓出了最后一口气。

“胜利！到底啥人胜利？”盼望了八年，抗日战争胜利了。这八年间，为了争得胜利，人民心甘情愿做出种种的牺牲。日本侵略者终于被打垮了，可是胜利被人民的敌人夺了去，人民却一无所得——岂但一无所得，甚至落到了从来未有的悲惨的境地。对一辈子悲天悯人的丏翁来说，

这就成了他一病不起的主要原因。40天后在丐翁的追悼会上，我说了大意如下的话：我说开追悼会是活着的人的事，跟死者可以说毫不相干，因为人一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咱们开会纪念丐翁，实际上是为了咱们活着的人。有一层意义就是大家想一想，咱们今后应该怎样过活？丐翁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“胜利！到底啥人胜利——无从说起！”当时我没有回答他，现在回答他，他听不见了。虽然他听不见，咱们还是要回答：胜利到底属于咱们老百姓！这是事势之必然。咱们老百姓要活下去，要好好地过活，要过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，这就非胜利不可。现在胜利还没有到手，咱们老百姓就要努力争取，直到胜利到手为止。到丐翁五年祭或者十年祭的时候，我相信咱们一定可以告慰丐翁，胜利终于是老百姓的了，咱们老百姓已经得到了胜利，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了。

形势发展的迅速超过了当时一般人的估计，丐翁逝世之后才三年半，新中国成立了，人民得到了胜利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大家都忙着建设人民自己的新生活，没有为丐翁举行什么五年祭十年祭，连我也没有说过一句告慰丐翁的话——当然不是无可告慰，因为我始终相信，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是有时候免不了会这样想：丐翁如果能多活五年十年，那多好呀！他就可以凭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亲身体验来回答压在心头的那个“无从说起”的问题了。

至于丐翁的为人，用不着我多作介绍，细心的读者读了他的文集就可以想像得之。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，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，剖析自己尤其深刻，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，所以读他的作品就像听一位密友倾吐他的肺腑之言。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近的远的，大的小的，他没有一件不关心。可是在那个走向没落的社会里，可以叫人宽慰的事物几乎一件也找不到，因而他只好摇头，只好皱

眉，只好叹气。他那长长的叹气声，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永远忘不了。他自己承认是个怯弱者，又明知逃避现实是怯弱的表现，但是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，只好从宗教的教义中去求解脱。然而对人世间的关切究竟割不断，对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同情究竟割不断，他终于没有得到解脱，在自己贫病交加快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还要问“到底啥人胜利？”

对于青年读者，还有一点可以说的。丐翁没有得到过一张文凭，虽然进过几所学校，还去日本留过学，都没有学到毕业。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，他知识广博，对某些方面有比较深的见解，还有高超的鉴赏文学和艺术的眼光。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学来的，从生活中学，从工作中学，从书本中学，还向交好的朋友学。他这样好学，并没有预先设想要成什么才，更没有成名成家的企图，只是想充实自己的生活，做好本份的工作罢了。我极端赞同他的学习态度，因为那出发点是真诚的——真的要学，而充实生活和做好工作却是没有止境的，所以永远要学。抱着这样的态度学习，一定随时可以学到切实有用的东西。

最后说一说这部文集。浙江人民出版社跟我说文集共分三卷，第一卷是《平屋之辑》。丐翁在浙江上虞白马湖造了几间瓦房，自己题作“平屋”，后来又出过一本集子叫《平屋杂文》。现在把文集的第一卷称为《平屋之辑》，等于是《平屋杂文》的扩充本，收入的主要是丐翁的文学作品，还有跟青年谈生活和学习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杂论。第二卷是《文心之辑》，专收语文教学方面的论著，其中有丐翁和我合著的《文心》。他和我共同写这部书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，当时是预先商量好内容讲些什么、情节如何安排，然后彼此轮流执笔，每一回写几节。现在我拿出来重看，竟分不清哪几节是他写的，哪几节是我写的了。出版

社征求我同意，要把《文心》编入丐翁的文集。我怎么会不同意呢？因为其中有一本《文心》，第二卷就称为《文心之辑》。第三卷是《译文之辑》。把日本文学介绍到我国来，丐翁是花了不少力气的。他还从日译本转译了不少欧美的文学作品，其中《爱的教育》在解放前是最受少年儿童欢迎的读物。丐翁的文集做这样的编排，我认为是合适的。

1982年3月18日

夏

丐

尊

传

欲造平淡难（代序）

柯 灵

今年是夏丏尊先生诞生一百年，逝世四十年。今年在夏先生的故乡上虞开这么个盛大的纪念会，这件事本身就有极大的纪念意义。因为这标志着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征路上，人们没有忘记先行者的业绩，文化积累受到尊重，精神文明提到了应有的高度。——改革是为了推动历史，而不是否定历史，没有过去，就没有现在，也就没有将来。

夏先生的一生，是醇朴、谦逊而又切实的一生。醇朴中蕴藏厚重，谦逊中包含冲和，而切实使他执着和坚强。他是教育家、文学家和出版家，三者浑然一体，互相映发，互相渗透，共同的基础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。他的生活准则、工作和事业，都贯串着这种特质。

他所从事和参与的事业带有开创性。五四时代，北京大学高高树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，浙江第一师范桴鼓相应，成为东南半壁的进步堡垒，鲁迅、陈望道、刘大白、夏丏尊等就是其中的柱石；春晖中学局处在浙东群山中的白马湖，却最早实行男女同学，以优良的学风闻名全国；在上海江湾创建的立达学园，又是新型的理想教育试验园地；开明书店则在出版界开创了稳健踏实的独特作风，至今为读书界所向往。

温良恭俭让曾经被当做革命的对立物，暴烈行动与流血斗争则被强调为惟一的革命手段。但革命本身却是天才

的闪烁，一门极其复杂的艺术。革命比做文章艰苦，比绘画绣花细致，革命也可以在宴会中彬彬有礼地进行。革命不仅意味着破坏，更意味着建树。一国两制这样富有想像力和浪漫性的创造，绝对无法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或“红小书”中找到根据。革命也不能靠革命政党单干，需要寻求最广泛的响应和支持，而具有不同个性色彩的群体，必然会运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。“开明”独立于政党之外，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对进步事业的贡献。青年时代的共产党人夏衍，在大革命失败的艰难岁月中，就依靠给“开明”译书作为公开的职业掩护，并赖以维持生存。楼适夷30年代被关在南京监狱里，他的译稿就在“开明”化名出版，用版税赡养受难的家属。这些已知的事实，就都是夏丐尊先生经手的。抗战时期，留在上海的开明书店，本身已在风雨飘摇中，还延揽了好几位文化界知名的前辈当编辑，供他们养光韬晦，这一类默默无闻的工作，是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。

夏丐尊先生个人的文学活动，翻译多于创作。译书中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作家德·亚米契斯原著的《爱的教育》。解放后绝版已久，现在才重见于新出的《夏丐尊文集》第三卷。《爱的教育》提倡“用谅解、博爱的精神，实现各阶级的融合和社会地位的平等”，在严格要求文学作品成为阶级斗争课本的年代，“爱的教育”受冷落，是很自然的事。但爱与情感的影响和力量，并没有从读者的心里消失。夏先生的创作不多，散文作品成集的，似只有《平屋杂文》。夏丐尊的姓名，从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，但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编的《中国近代散文选》，却在序言中论证，奉夏氏清淡散文风格为“白马湖派”，并列举台湾当代散文家的名字，以印证这一流派的影响的隔海蔓衍。

“作诗无古今，欲造平淡难”。为文如此，为人也是如

此。但引人注目的，却总是吵吵闹闹，浮夸张扬；而不是踏踏实实，默然用命。

40年前，抗战刚刚结束，内战代之而起。夏丏尊先生在万方多难中向人世永别，临终发出愤懑的疑问：“胜利，到底啥人胜利？”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，告慰于夏先生的在天之灵了：“胜利属于人民，祖国正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。安息吧，夏先生。”

夏丏尊先生去世时，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表示悼念，称之为“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”，肯定夏先生的逝世“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，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，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。”这种评价，夏丏尊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！

1986年6月18日

夏丐尊先生年表

欧阳文彬

夏

丐

尊

传

1886 年 光绪十二年 丙戌 诞生

六月十五日（农历五月十四日），生于浙江省上虞崧厦。祖上经商。父寿恒，号心圃，是秀才。兄妹六人，先生行三，名铸，小名钊，字勉旃，自号闷庵；一九一二年改字丐尊。自幼从塾师读经书，是兄弟中惟一的读书人。

1901 年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十五岁

本年中秀才，后在家自修，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红楼梦》等。时家境中落，兄弟均出外学商，家中只有父子两秀才和母嫂二人。

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十六岁

遵父命去上海中西书院（东吴大学前身）读书。该院监院（校长）是美国人，注重英文。读了一学期，因家贫辍学。

秋，去杭州应乡试。在考场前书肆中购得新书若干，又从友人处借得《新民丛报》等，开始接触新思潮，非常钦佩法国卢梭、意大利马志尼等。

0

0

8

腊月十六日，与金嘉结婚。金氏长先生四岁。

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十七岁

入绍兴府学堂（浙江第五中学前身）读书。

府学堂不收费，成绩优良者每月可得几毛至一块钱“膏火费”。

1904 年 光绪三十年 甲辰 十八岁

辍学回家，替父坐馆，边教书边自习。长子采文生。

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十九岁

有亲戚从日本归国，劝先生赴日留学。遂向亲友借贷银洋 500 元赴日，入东京宏文学院补习。该院普通科二年毕业，除日语外，兼教中学课程。因所筹学费不够两年之用，先请人教日文，中途插班，毕业前又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。按当时清廷规定，入日本公立学校者可向本省申请官费。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中浙江籍学生较多，先生未领到官费，于一九〇七年辍学回国。

1908 年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二十二岁

应聘为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。该校延聘日本教员多名，先生为教育学科的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做翻译。中桐与日本宗教团体关系较深，曾赠给先生一只谢罪袋。先生当时不以为意，后因种种机缘，对宗教发生兴趣。

1909 年 宣统元年 己酉 二十三岁

鲁迅留日归来，任两级师范生物学科翻译和生理学教员，与先生共事。鲁迅赠以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先生自称是“受他启蒙的一个人”。

冬，原任监督（校长）沈钧儒辞职，继任夏震武（因其顽固不化，被学生称为“夏木瓜”）要求教员穿礼服到礼堂参见，又要求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（孔子）。鲁迅、许寿裳与先生等相率罢教，以示抗议。夏震武开始气焰嚣张，后来无计可施，